

“时间顺序原则”与“动词+复合趋向动词” 带宾语形成的句式*

杨德峰

提要 “动词+复合趋向动词”带宾语过去认为有四种位置: A. VC1C2O, B. VC1OC2, C. VOC1C2, D. 把 OVC1C2。本文认为这四种句式反映出不同的认知方式, 是不同的时间序列在汉语中的反映, 并从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证明它们都遵循着“时间顺序原则”。

关键词 时间顺序原则 象似性 认知 共时 历时

一 时间顺序原则

1.1 时间顺序的观念是人类认知结构中最重要、最根本的观念之一。由于人类语言只能在时间轴上依次单向度地展开, 这就使得语言结构上的安排很自然地对应于它所表达的概念的次序。^①语言中的这种“次序象似动因”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Jakobson 指出, 在一个由 S1 和 S2 构成的组合里, S1 和 S2 的次序常常对应于它们所描述的事件之间的时间关系。^②Greenberg 认为, 语言成分的次序与物理经验的次序或对事物的认识的次序是平行的。^③Haiman 把语言里的这种机制称为“时间象似性”。^④戴浩一(1988)为了解释汉语里的语序现象提出了一条“时间顺序原则”, 该原则认为两个句法单位的相对次序决定于它们所表示的概念领域里的状态的时间顺序。他发现大量表面上互不相干的语序规则都可以用“时间顺序原则”这一总原则进行概括。例如:

- (1) 弟弟上楼[1]睡觉[2]。 (2) 我们往前[1]走[2]。
(3) 猴子在马背上[1]跳[2]。 (4) 猴子跳[1]在马背上[2]。
(5) 我买[1]到[2]一张票。 (6) 妈妈累[1]得腰疼[2]。

以上句子虽然结构关系不同, 但是各数字代表的事件或状态出现的顺序与表达它们的语言成分的顺序是一致的。例(1)的“上楼”在“睡觉”的前面, 因为“上楼”发生在前, “睡觉”发生在后; 例(2)的“往前”在“走”的前面, 是因为“往前”发生在前, “走”发生在后; 例(3)的“在马背上”在前, “跳”在后, 因为“在马背上”发生在前, “跳”发生在后, 是猴子先在马背上, 然后才

* 本文为笔者博士论文《趋向补语的认知和习得研究》(北京语言大学, 2003年)中的一节, 但在原文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删改。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恩师赵金铭教授的悉心指导, 发表时根据《世界汉语教学》审稿专家的意见又做了一些修改, 特此一并致谢!

跳;例(4)与例(3)相反,“在马背上”在后,“跳”在前,这是因为“跳”发生在前,“在马背上”发生在后,猴子跳以后才落到马背上;例(5)的“买”在前,“到”在后,是因为“买”发生在前,“到”发生在后,“到”是“买”的结果;例(6)的“累”在前,补语“腰疼”在后,同样是因为“累”发生在前,“腰疼”发生在后,只有先“累”,才有“腰疼”。以上情况说明,不管是连动句,还是由状中结构(状语为“介词+名词”)、述补结构作谓语构成的句子,谓语各组成部分的排列顺序都是由“时间顺序原则”支配的。

1.2 “时间顺序原则”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对于汉语这种比较重视语序的语言来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本文将尝试运用这一原则,来解释“动词+复合趋向动词”带宾语形成的句式的理据。

二 “动词+复合趋向动词”带宾语形成的四种句式的认知解释

张伯江、方梅(1996: 91)把“动词+复合趋向动词”带宾语形成的四种句式码化为:

- A. VC1C2O (拿出来 一张纸)
- B. VC1OC2 (走出 一个人来)
- C. VOC1C2 (带 一个人过去)
- D. 把 OVC1C2 (把书包放下去)

以往对这四种句式多是从句法和语用的角度进行研究,主要揭示不同句式中宾语的类型及特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四种句式语用上的特点。这些探讨虽然有必要,但是还不够,没有回答这四种句式认知上的一些特点。

以上四种句式实际上反映了不同的认知方式,具体说来, A 式是把 VC1C2 看作一个整体来认知,即是从整体上进行把握; B 式是把 VC1O 看作一个整体来认知,而把 C2 或 OC2 看作另一个整体来认知; C 式是把 VO 作为一个整体来认知,而把 C1C2 或 OC1C2 作为一个整体来认知; D 式是把“把 O”作为一个整体来认知, VC1C2 作为另一个整体来认知。一句话,这四种句式是不同的时间序列在汉语中的反映,它们都遵循着“时间顺序原则”。这种推测不但有共时的证据,而且有历时的证据。

2.1 从共时来看, C 式体现了“时间顺序原则”, VOC1C2 实际上是 VO 发生以后, C1C2 或 OC1C2 才发生。例如:

- (7)带 一个人上来! (8)拿 一张纸出来! (9)骑 一匹马过去!

例(7)的“带一个人上来”实际上是“先带一个人,然后再上来”,“带一个人”发生在“上来”这一动作之前,该句是一个连动句。例(8)“拿一张纸出来”有歧义,既可以是动作发出者“先拿一张纸,然后和纸一起出来”,也可以是动作发出者“先拿一张纸,然后一张纸出来”。前者是“拿一张纸”发生在前,“出来”发生在后,是一个连动句;后者是“拿一张纸”发生在前,“一张纸出来”发生在后,是一个兼语句。例(9)的“骑一匹马过去”是动作发出者“先骑上马,然后和马一起过去”,“骑马”发生在前,“过去”发生在后,该句是一个连动句。

以上分析说明,尽管过去我们把 C 式看作 VC1C2 带宾语的一种情况,即把宾语看作整个 VC1C2 的宾语,但实际上这种句式应是一种连动句或兼语句。

C 式是一种连动句或兼语句还有其他方面的证据,这些句子与典型的连动句或兼语句呈现出一系列的平行性。

连动句、兼语句有的可在最后一个动词之后加上“了”，这类句子也同样可以。例如：

(10) 去买了。——带一个人上来了。

(11) 请你吃了。——拿一张纸出来了。

(12) 让他走了。——骑一匹马过去了。

连动句、兼语句的否定是在第一个动词的前面加上否定副词，这类句子的否定也只能在第一个动词前面加上否定副词。例如：

(13) 没去买。——没带人上来。

(14) 不请你吃。——不拿纸出来。

(15) 不要让他走。——不要骑马过去。

连动句、兼语句一般可以变换为“先……，再……”。例如：

(16) 去买。——先去，再买。

(17) 请你吃。——先请你，你再吃。

(18) 让他走。——先让他，他再走。

该类句子也同样存在这样的变换关系。例如：

(19) 带一个人上来！——先带上一个人，再和一个人一起上来。

(20) 拿一张纸出来！——先拿一张纸，一张纸再出来。

先拿一张纸，再和一张纸一起出来。

(21) 骑一匹马过去！——先骑上一匹马，再和一匹马一起过去。

语法研究中，形式上的分析最好能够得到意义上的验证，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比较可靠。从语义结构来看，连动句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作由同一个主语(施事者)发出，兼语句表示前一个动作由主语(施事者)发出，后一个动作由宾语发出，以上句子的语义结构与连动句和兼语句毫无二致，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对例(7)—(9)的分析中看得很清楚。

以上情况表明，VOC1C2 不论形式上还是意义上，都与连动句或兼语句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显然属于连动句或兼语句，而不是 VC1C2 带宾语。

其实，范继淹(1992)早就指出 VOC1C2 中的宾语不是“插入宾语”，即 VOC1C2 不是动趋式带宾语。“宾语插入说”的一个主要论据是 VOC1C2 的 O 可以用“把”字提前，因此宾语是与动趋式组合，结构关系自然就跟 VC1C2O 相同。范先生用大量事实证明宾语能用“把”字提前跟结构层次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此其一；其二，很多 VOC1C2，像“捏造一个事实出来”、“倒一杯茶过来”等根本就没有相应的“把”字式；其三，如果宾语为处所宾语和存现宾语，则更没有“把”字式可言。因此，范先生认为 VOC1C2 不是动趋式带宾语，而是“动宾组合加间接趋向成分”。虽然范先生没有明确指出“动宾组合加间接趋向成分”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结构，但实际上就是一种连动结构或兼语结构。

VOC1C2 是一种连动句或兼语句不仅有共时的证据，更重要的是还有历时的证据。众所周知，趋向补语是从古代汉语的连动句或兼语句演变而来的，周迟明(1957)把它们一概称为连动性复式动词。例如：^⑤

(22) 若是太平时节，天生几个好人出来扶持世界；若要祸乱时节，天生几个歹人出来搅乱乾坤。(《五代史平话》)

(23) (林冲)就坐下生些火焰起来。(《忠义水浒传》)

(24)既惜身命,快拿扇子出来。《《西游记》》)

(25)千不合,万不合,带这只新罗白鸚出来。《《定山三怪》》)

(26)郡王随即唤新荷出来唱此词。《《菩萨蛮》》)

以上各例的“生几个好人出来”、“生几个歹人出来”、“生些火焰起来”、“拿扇子出来”、“带这只新罗白鸚出来”、“唤新荷出来”在周先生看来都是被宾语隔开的连动式,即“生出来”、“生起来”、“拿出来”、“带出来”、“唤出来”都是连动性复合词,它们都被宾语隔开了。

太田辰夫(1987:200)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趋向后助动词是等立复合动词的后一部分虚化而成的……,它的产生和使成复合动词有很深的关系”。在太田看来,趋向补语也是由复合动词发展演变而来。

孙锡信(1992:323)明确指出“汉代以前的‘动+趋动’格式中的趋动词义都很实在,都能表示行为主体的实际行为……正因为这种形式中的趋向动词有实义,故往往在上一动词后带上宾语,再连同趋向动词构成连动结构”。例如:^⑥

(27)王使人疾持其头来。《《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28)拔剑出门去。《《古诗源·东门行》》)

(29)宫长李南以诏书取儿去。《《汉书·外戚传》》)

(30)司马夜引袁盎起。《《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31)孔君平诣其父,父不在,乃呼儿出。《《世说新语·言语》》)

例(27)的“持其头来”、(28)的“出门去”、(29)的“取儿去”在孙先生看来都是连动结构,例(30)的“引袁盎起”和例(31)的“呼儿出”都是兼语结构。

梁银峰(2003:23)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汉代、六朝时期的“动词+宾语+来/去”都是连动式。例如:^⑦

(32)汉使取其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葡萄肥饶地。《《史记·翼奉传》》)

(33)其同舍有告归,误持同舍郎金去。《《史记·万石张叔列传》》)

(34)于一念顷,取此果来,极为香美,汝可啖之。《《过去现在因果经》》)

以上三例中的“取其实来”、“持同舍郎金去”、“取此果来”在梁先生看来都是连动式,不是动趋式带宾语。

孙先生、梁先生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尽管他们的例证中都是单音节趋向动词,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复合趋向动词出现在类似的结构中也应该属于同样的情况。

以上种种情况说明,C式并不是新产生的语法现象,而是古代汉语复合式动词,准确地说古代汉语连动句、兼语句发展演变而来的,是古代汉语用法的一种延续。尽管有的复合趋向动词已经虚化,但是这种用法中的复合趋向动词并没有虚化,仍旧是一个动词。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是,凡是虚化了的复合趋向动词都不能出现在C式中,下列说法都不成立:

(35)*说一些话起来。“起来”表示开始并继续)

(36)*写一些信下去。“下去”表示继续)

以上二例的“起来”、“下去”都虚化了,由它们构成的两个C式句子都不能说。张伯江、方梅(1996:100)也有类似看法。

把C式看作连动句或兼语句,还能解释一些具体的语法现象。陆俭明(2002)曾指出,如果宾语带数量名成分,当补语属于“一来”时,由C式构成的句子接受度比较差。例如:

(37) *走一个孩子进来。 (38) *爬一个人上来。 (39) *飞两只苍蝇进来。

以上句子确实不能说,因为它们既不能分析成连动句,也不能分析成兼语句。拿例(37)来说,如果分析成兼语句,“走一个孩子”、“一个孩子进来”虽然都是结构,但这两个结构不能组成更大的结构,因为语义上没有关联;如果分析成连动句,“走”和“一个孩子进来”或“走一个孩子”和“进来”也都缺乏语义上的关联,很难组成更大的结构。其他各例情况类似。

陆先生(2002)还指出以下句子也不成立:

(40) *爬人上来。 (41) *飞苍蝇进来。 (42) *走外国人下来。

以上三例都不成立,原因跟例(37)一(39)一样。

还能说明以上问题的是下列句子:

(43) 抬啤酒上来。 (44) 扔酒瓶下来。 (45) 搬桌子进来。

以上三例陆先生认为都能说。这些句子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它们的前半段和后半段都是结构,而且两个结构语义上有关联。拿例(45)来说,“搬桌子进来”中的“搬桌子”和“桌子进来”都是结构,而且语义上有关联,因此整个句子自然就没有问题。其他二例情况类似。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我们对例(37)一(39)和例(40)一(42)不成立的解释是正确的。

2.2 B式 VC1OC2 也体现了“时间顺序原则”。例如:

(46) 拿出一本书来。 (47) 开过一辆车来。 (48) 飞过河去。

例(46)的“拿出一本书来”意思是“先拿出一本书,然后一本书才来”,可见其语序与动作发生的时间序列完全一致。例(47)的“开过一辆车来”是“先开过一辆车,然后一辆车才来”,即“开过一辆车”发生在前,“一辆车来”发生在后,该句两个动词性成分的语序与动作发生的时间顺序也是一致的。例(48)情况类似。这说明以上三例也不是 VC1C2 带宾语,而是一种连动句或兼语句。

有人可能要说这样解释毫无道理,因为某些 VC1OC2 中的“来”和“去”已经有些虚化了,像“想起一件事来”、“减下一个人去”中的“来”和“去”;还有一些结构中的“来”和“去”甚至完全虚化了,像“静下心来”、“静下心来”中的“来”和“去”,正因为如此,吕叔湘(1980:34)认为有些“来”、“去”的作用像副词,甚至有人认为接近于语气词(林焘,1992)。既然是像副词或语气词,那么 VC1OC2 又怎么可能是先发生 VC1O,然后才发生 C2 或 OC2 呢? VC1OC2 又怎么可能是连动句或兼语句呢?诚然,有的 VC1OC2 中的“来”和“去”确实有些虚化了,甚至完全虚化,但是大部分 VC1OC2 中的“来”和“去”还是趋向动词。即便是虚化了的“来”和“去”,由于它们是从趋向动词“来”和“去”虚化而来的,因此一般还多少能看出它们趋向动词的影子来,它们所起的作用与趋向动词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这种情况下的 VC1OC2 可以类比地看作为连动句或兼语句(非典型的连动句或兼语句)。^⑧

历时的证据也同样支持我们的结论。从历时的角度来看,VC1OC2 是从古代汉语的连动式或兼语式发展而来的,王力(1989:200)称这类句子为连动式,他把以下句子都看作宾语插在连动式的中间:^⑨

(49) 书中吊下金钱来了也。《《金钱记》》

(50) 晁盖等慌忙扶起三人来,吴用就血泊里拽过头把交椅来。《《水浒传》第十九回》

(51) 湘云只得扶过他的头来。《《红楼梦》第二十回》

(52) 眼下可以拿出万金来,以为炉火药物之费。《《儒林外史》第十五回》

(53)董超、薛霸都吐出舌头来。(《水浒传》第九回)

王力先生认为以上各例的宾语“金钱”、“三人”、“他的头”、“万金”、“舌头”都插在连动式中，以上所述的连动式都是以前一动词为主要成分，后一动词(或后两个动词)为次要成分，等于副词的。”

以上情况表明，把 VC1OC2 看作连动句或兼语句不仅有共时的根据，也有历时的证据，并不是牵强附会。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把 VC1OC2 看作连动句或兼语句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大家知道，过去把 VC1OC2 中的宾语分析成整个 VC1C2 的宾语，虽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不少现象解释不了。例如：

(54)拿出一本书来。 (55)走过一个人来。

(56)走进教室来。 (57)飞过河去。

例(54)、(55)的宾语如果说是整个 VC1C2 的宾语的话，还说得过去，因为以上句子的宾语确实可以与整个述补结构搭配。试比较：

(58)拿出一本书来。——拿出来一本书。

(59)走过一个人来。——走过来一个人。

但例(56)、(57)却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其中的宾语都不能作整个 VC1C2 的宾语。试比较：

(60)走进教室来。——*走进来教室。

(61)飞过河去。——*飞过去河。

不仅如此，把 VC1OC2 看作整个 VC1C2 带宾语还很难解释范继淹(1992)提到的下列现象：

(62)倒杯茶拿支烟来。

(63)送回家还是送回办公室去？

以上二例显然不可能分析成 VC1C2 带宾语。

把 VC1OC2 看作连动句或兼语句就能比较好地解释以上现象，例(56)、(57)是连动句，例(62)、(63)也是连动句，它们的句法结构关系分别如下：

(64)走进教室来。^①
连 动

(65)飞过河去。
连 动

(66)倒杯茶拿支烟来。
连 动

(67)送回家还是送回办公室去？
连 动

至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VC1OC2 并不像过去所说的那样是整个 VC1C2 带宾语，而是一种连动句或兼语句，这种句式的语序也是受“时间顺序原则”支配的。

2.3 A 式 VC1C2O 同样符合“时间顺序原则”。众所周知，动趋式的补语虽然是趋向补语，但是也属于结果补语，是结果补语的一个小类，以往人们研究古汉语时常常把动趋式放在使成式中一起来加以研究(王力，1984；余健萍，1957)。既然是结果补语，就意味着 V 是主要动作，C1C2 是动作的结果，动作在前，结果在后，显然也符合“时间顺序原则”。

2.4 D 式“把 OVC1C2”表面上看似乎很难用“时间顺序原则”来进行解释，因为“把 O”是一种介词结构，而不是一种动作，其实这是表面现象。

众所周知，介词“把”是由动词“把”虚化而来的。关于“把”的演变过程，王力(1985:245)

曾做过详细论述,他认为“把”本来就是动词。例如:^①

(68)无把铤推耨之劳。《战国策·秦策》)

(69)左手把其袖。《战国策·燕策》)

以上二例中的“把”都是地道的动词。

尽管“把”后来变成了表示处置意义的介词,但是王力(1985:245)认为“及至‘将’、‘把’用于处置,它们仍旧保存多少动词性”。例如:^②

(70)把酒喝干了。

王力先生认为该例的意思为“拿着这杯酒,喝干了它”,并指出“后来‘将’、‘把’越用越空虚,才算把目的语提前;但若单就形式而论,处置式还是从递系式演变而来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把“将”和“把”都视为助动词。

不但王力先生有这种看法,吕叔湘、朱德熙(1954:9)也有类似的看法,他们把介词归入动词,认为介词是动词的一个小类,叫作“副动词”。二位先生指出:“‘把’、‘被’、‘从’、‘对于’等,不能做谓语里的主要成分,我们就管它叫副动词。”并进一步解释说“大多数副动词有些语法书里称为‘介词’,我们认为这两类词的界限很不容易划断,不如还是把它们归在动词这个大类的底下”。以上情况说明,吕叔湘、朱德熙先生也是认为“把”具有一定的动词性。不仅如此,朱德熙(1982:175)在后来的著作中甚至明确指出:“我们把介词跟它的宾语合起来称为介词结构。所有的介词结构都能作连谓结构的前一个直接成分。”

事实上,有时候仍能清楚地看出介词“把”的动词特性。陆俭明、马真(1985:200)指出“把”的宾语可以是后面动词的工具。例如:^③

(71)正翁把手捂在耳朵上,学着小贩的吆喝……(老舍《正红旗下》)

(72)他一不小心,把刀砍在了自己左手的大拇指上,一下子鲜血直流。

(73)何必把火烧到你身上去?(谌容《永远是春天》)

他们认为以上“把”的用法就是由早期“把”作“用”的用法衍化而来的,而“用”显然是动词。从这一角度来看,以上各句的排列顺序恰恰也是“时间顺序原则”作用的结果。拿例(71)来说,“把手捂在耳朵上”实际上就是先“把手”(即用手),然后再“捂”,最后手才在耳朵上。

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把”的动词特性逐渐减弱,最后变成了一个介词,但其动词特性并没有完全泯灭,多多少少还能看出这种影子来。例如:

(74)把书拿出来!

(75)把桌子抬出去!

(76)把他推出教室去!

以上三例的“把”虽然都是介词,但是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把”的“拿”、“握”的意思来。所谓“把书拿出来”,必然要先“握住”书,然后才能“拿出来”;“把桌子抬出去”也暗含着先“把握住桌子”,然后“抬出去”这样一个过程。例(76)情况类似。

为了说明以上问题,我们对677个“把OVC1C2”句子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434例中的“把”都可以理解为“拿”或“握”,约占总数的64%以上,不能明显看出“把”的动词性特点的只有243例,约占总数的36%,这说明“把OVC1C2”中的“把”绝大多数仍明显保留着动词的某些性质。例如:

(77)金秀又把信拿了出来。

(78)文嫂把三堆鸡毛抱了出来。

(79)把五吊钱稳稳地推出去。

(80)把你身材的缺点都显出来了。

例(77)、(78)、(79)的“把信”、“把三堆鸡毛”、“把五吊钱”中的“把”显然都有“拿”或“握”的意

思。例(80)中的“把”虽然不能理解为“拿”或“握”，但却含有“使”、“让”之类的意思，可见也与动词有关系，只是这种关系不是那么明显罢了，如果把“把”的这种情况也考虑进去的话，那么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把”都与动词有关。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把 OVC1C2”是先发生“把 O”，然后再发生 VC1C2。可见，D 式的语序也是与时间序列一致的，也是“时间顺序原则”作用的结果。

三 结语

3.1 VC1C2 带宾语形成的四种句式不但有句法、语用方面的特点，而且也有认知方面的特点，是不同的时间序列在汉语中的反映。这四种句式所反映的时间序列大致如下：

VC1C2O 是先发生 V，再发生 C1C2；

VC1OC2 是先发生 VC1O，再发生 C2 或 OC2；

VOC1C2 是先发生 VO，再发生 C1C2 或 OC1C2；

把 OVC1C2 是先发生“把 O”，再发生 VC1C2。

以上情况进一步证明“时间顺序原则”确实是汉语语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不过，“时间顺序原则”也并不是唯一的，在它起作用的同时，其他原则也可能同时在起作用。

3.2 实际上，A、B、C 和 D 式反映出了不同的认知方式。A 式是把 VC1C2 作为一个整体来认知，即把 VC1C2 看作了一个整体、一个过程；B 式是把 VC1O 作为一个整体来认知，C2 或 OC2 作为另一个整体来认知；C 式是把 VO 作为一个整体来认知，C1C2 或 OC1C2 作为另一个整体来认知；D 式是把“把 O”作为一个整体来认知，VC1C2 作为另一个整体来认知。这种认知方式上的差别体现在扫描上，具体说来，A 式是“总括扫描”，C 式是“次第扫描”，B 式和 D 式既有“总括扫描”，也有“次第扫描”。所谓总括扫描，被扫描的成分状态虽然也是次第相连，但扫描却是以累计的方式平行地激活它们，复杂场景的所有方面同时呈现出来，所有状态组合起来作为一个单一的完形被感知（参见张敏，1998：108）。像 A 式，尽管 V、C1C2 是次第发生的，但是人们是把 V 和 C1C2 作为一个整体来感知的，这种复杂的场景是同时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次第扫描则相反，是指把被扫描的成分状态一个接一个地处理，扫描它们所得到的资料是依次得到，而不是同时呈现，这种扫描就像是看电影（参见张敏，1998：108）。像 C 式，进入人们视线的首先是 VO，然后才是 C1C2 或 OC1C2，VO 和 C1C2 或 OC1C2 是依次呈现在人们面前的。B 式和 D 式的扫描方式要复杂一些，B 式进入人们视线的首先是 VC1O，之后才是 C2 或 OC2，即 VC1O 和 C2 或 OC2 是依次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显然是次第扫描。但在扫描 VC1O 时，采用的又是总括扫描，即把 V 和 C1 作为一个整体来感知。D 式首先进入视线的是“把 O”，然后是 VC1C2，“把 O”和 VC1C2 是依次呈现的，这也是次第扫描。不过，在扫描 VC1C2 时，又是总括扫描，即把 V 和 C1C2 作为一个整体来感知。

3.3 以往对以上四种句式的研究多是从句法和语用的角度出发，发掘它们句法构成方面的特点以及语用功能方面的差异，本文与以往的做法不同，尝试从认知的角度进行解释，通过这方面的探讨，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收获：一是，搞清楚了这四种句式各自的内部结构关系以及认知方面的特点，因而加深了对以上四种句式的认识；二是，过去我们把以上四种句式一概看作 VC1C2 结构带宾语，现在看来这种做法有些欠妥当。从认知的角度来看，

除了 VC1C2O 真正是 VC1C2 结构带宾语以外, 其他三种句式, 特别是 VC1OC2 和 VOC1C2 就不能看作 VC1C2 结构带宾语, 它们中的宾语分别属于 VC1 和 V。

附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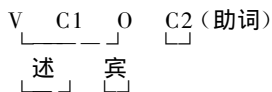
①②③④转引自张敏(1998: 159)。

⑤例(22)一(26)引自周迟明(1957)。

⑥例(27)一(31)引自孙锡信(1992: 323)。

⑦例(32)一(34)引自梁银峰(2003: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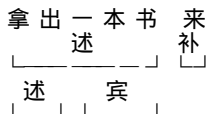
⑧当然, 考虑到这些句子中的“来”和“去”已经虚化这一事实, 也可以把它们做如下处理:



这种处理与本文的处理各有利弊。前者考虑到了语言的客观现实性, 但却忽略了语言的系统性和连续性, 后者照顾到了语言的系统性和连续性, 但却忽略了语言的客观现实性。两相比较, 我们倾向于后者。

⑨例(49)一(53)引自王力(1989: 260)。

⑩徐枢(1985: 172)把这类句子分析为述宾结构带补语。例如:



这也不失为一种分析方法, 但是考虑到历史因素, 我们认为这未必是一种最好的分析方法。

⑪例(68)一(69)引自王力(1985: 245)。

⑫该例引自王力(1985: 245)。

⑬例(71)一(73)引自陆俭明、马真(1985: 200)。

参考文献

陈建民(1980)“拿出一本书来”的同义句式,《汉语学习》第2期。

陈信春(1982)同复合趋向补语并见的宾语的位置,《中国语文通讯》第5期。

戴浩一(1988)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国外语言学》第1期。

范继淹(1992)动词和趋向性后置成分的结构分析,《现代汉语补语研究资料》,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贾钰(1998)“来/去”作趋向补语时动词宾语的位置,《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李冠华(1985)处宾动趋结构初探,《安徽师大学报》第4期。

梁银峰(2003)《汉语趋向动词的语法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研究报告(打印稿)。

林焘(1992)现代汉语补足语里的轻音现象所反映出来的语法和语义问题,《现代汉语补语研究资料》,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刘叔新(1985)试论趋向范畴,《语法研究和探索》(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刘月华(1998)《趋向补语通释》,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陆俭明(2002)动词后趋向补语和宾语的位置问题,《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陆俭明 马真(1985)“把”字句补语,《现代汉语虚词散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吕叔湘 朱德熙(1954)《语法修辞讲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吕叔湘主编(1980)《现代汉语八百词》,北京:商务印书馆。

- 邱广君(1997)谈“V下+宾语”中宾语的类、动词的类,《语文研究》第4期。
- 孙锡信(1992)《汉语历史语法要略》,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太田辰夫(1987)《中国语历史文法》(中译本),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力(1984)《中国语法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 王力(1985)《汉语语法纲要》,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 王力(1989)《汉语语法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 吴廷枚(1980)“动A宾B”和“动趋宾趋”,《淮阴师专学报》第3期。
- 肖秀妹(1992)“动+来+名”和“动+名+来”两种句式的比较,《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 辛承姬(1998)连动结构中的“来”,《语言研究》第2期。
- 邢福义(2002)“起去”的今方古考察,《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
- 徐枢(1985)《宾语和补语》,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杨德峰(1991)动词+趋向动词(双音节)的宾语初探,《语文建设通讯》(香港)第33期。
- 余健萍(1957)使成式的起源和发展,《语法论集》第2集,北京:中华书局。
- 张伯江(1991)动趋式里宾语位置的制约因素,《汉语学习》第6期。
- 张伯江 方梅(1996)《汉语功能语法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 张嘉宾(1984)动补结构与其宾语之间的语义、语法关系,《求是学刊》第1期。
- 张敏(1998)《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周迟明(1957)汉语的连动性复式动词,《语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第2期。
- 朱德熙(1982)《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作者简介

杨德峰,男,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发表论文30多篇。主要研究方向是现代汉语语法和对外汉语教材。

(通讯地址:100871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西方学习者汉字认知国际研讨会在德国召开

2005年8月24日至8月26日,西方学习者汉字认知国际研讨会在德国美因茨大学应用语言学与文化学院召开。

此次研讨会由德国美因茨大学应用语言学与文化学院主办、德语区汉语教师协会会长顾安达(Andreas GUDER)教授负责召集。大会开幕式由德国著名汉学家柯彼得(Peter KUPFER)教授主持,美因茨大学副校长 Jürgen OLDENSTEIN 教授、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教育参赞刘京辉博士、法国汉语教师协会会长白乐桑(Joël BELLASSEN)教授、格尔默斯海姆区政府代表 Fritz BRECHTEL 博士、美因茨大学应用语言学与文化学院院长 Dieter HUBER 教授等出席了开幕式。美国的 Michael EVERSON 教授、德国的柯彼得教授、中国的万业馨教授、德国的 Ralph RADACH 教授、美国的 Albrecht INHOFF 教授和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曾志朗教授先后在大会上做了主题报告。来自德国、法国、美国、英国、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40多位专家学者应邀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来自汉语言文字学、认知心理学、对外汉语教学、小学语文教学、现代教育技术等不同学科领域,他们在会议上就8个专题进行了跨学科的热烈讨论。此次会议是首次就西方人汉字学习和认知问题召开的跨学科的国际研讨会。

对会议详情感兴趣者可登陆会议专题网页 <http://www.fask.uni-mainz.de/inst/chinesisch/>。

(江新供稿)

the latter *de(b)*. Pragmatically there is identity in the two, that is, they refers to some element preceding them: *de(a)* to the attributive and *de(b)* the agent, condition, action, manner, etc. *de(a)*, the prototype, has its syntactical and pragmatic functions and *de(b)*, which shows the prominently the contrastive focus, is but the derivation from the pragmatic function of *de(a)*.

Key words pragmatic function identity contrastive focus chunk

The principle of temporal sequence and the phrase *verb-directional complement* +

object **YANG Defeng, p56**

Four positions of the object following a *verb-directional complement* phrase are identified in previous studies: 1) VC1C2O; 2) VC1OC2; 3) VOC1C2; and, 4) *bǎ*(把)+OVC1C2. This paper points out further that the four positions reflect various cognitive styles, and proves that they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temporal sequence in both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aspects.

Key words the principle of temporal sequence iconicity cognitive synchrony diachrony

On the grammatical bounding of verbs such as *duwèdâi*(对待) PENG Lizhen, p66

The deficiency of the semantic components of a lexical item results in high-level bounding. Verbs such as *duwèdâi* obligatorily co-occurs with forms expressing attitude and manner because of their deficiency of that kind of semantic components that will be obligatorily realized as adverbial of a sentence or comment of an utterance. The deficiency of the attitude or manner component of *duwèdâi* and its obligatory co-occurrence with that semantic component is demonstrated by the form of question, negation of sentences using verbs like *duwèdâi* and *duwèdâi* itself as attributive, object, and the comparison with *nüèdâi*(虐待).

Key words verbs such as *duwèdâi* semantic deficiency bounding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prepositions by European and American learners and analysis of their Error CUI Xiliang, p83

This paper attempts to observe some phenomena of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prepositions by learners whose mother tongue is one of the Indo-European languages. It focuses on the problems of the frequency of the use of prepositions, the occurrence rate and types of errors. Furthermore, the author has made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strategy of teaching. Based on the interlanguage database, the study reveals that European and American learners tend to use prepositions more frequently than Japanese and Korean learners, as well as than native Chinese speakers, however,